



叶嘉莹在南京大学全宋词编纂室，中为程千帆（1993年）



叶嘉莹在温哥华为幼儿讲古诗（1997年）



叶嘉莹在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中



晚年叶嘉莹

11月24日晚，南开大学发布讣告称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、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先生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4年11月24日15时23分在天津逝世，享年100岁。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4年11月3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时在天津第一殡仪馆滨河厅举行。

回首过往的100年，叶嘉莹经历了无数的坎坷，但她把一生献给了古诗词，终其一生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如今留给世人的亦是平静、安然与永恒。

“在我能够把它传述下去的时候，我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管是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，还是对古代的诗人，都是一种亏欠。我知道的，我能做但没有做，我对年轻人也是一种亏欠。”

斯人已逝，语音犹在。此时此刻，唯有对叶嘉莹先生无尽的感佩与思念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凡 王子扬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据本报资料图片



彼黍离离

叶嘉莹的思乡之情从未消减。1974年，叶嘉莹获得了一个回国探亲的机会。此时的她，已经在外整整漂泊了26年。

怀着激动的心情她写下了长达两千多字的七言古诗《祖国行长歌》：卅年离家几万里，思乡情在何时已，一朝天外赋归来，眼流涕泪心狂喜。银翼穿云认旧京，遥看灯火动乡情；长街多少经游地，此日重回白发生……

1978年她向教育部写了一封信，表示想回国教书，在穿过家门前的树林去寄信时，有感而发，写下《向晚二首》：向晚幽林独自寻，枝头落日隐余金。渐看飞鸟归巢尽，谁与安排去住心。花飞早识春难驻，梦破从无迹可寻。漫向天涯悲老大，余生何地惜余阴。随后叶嘉莹开始自费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教书。

叶嘉莹有着“树蕙滋兰”的愿望，回国教书后，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和传承之中。

南开大学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，每周上两次课，每次两小时，上课的地点是教学主楼最大的阶梯教室，可以容纳300人。开课不

久，整个学校的学生乌泱泱前来围观，其中还不乏其他学校的学生，他们趴在窗户上听课。

她在《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》中说：“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带着生命的力量，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。”特别是，叶嘉莹还曾经带着心中的情结，随诗人席慕蓉，沿叶赫水寻找祖先生活过的地方。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”当年的城池不再，只有一望无际的玉米田，在风吹过的时候，沙沙作响。她的灵魂，似是找到了归宿，在祖祖辈辈沉睡的原野上，得到安歇。

这也是后来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中一个动人的画面。

2020年11月12日，由现代快报等单位主办的“诗·缘——致敬大师《掬水月在手》江苏四市联动观影活动暨诗词分享会”启动仪式上，叶嘉莹先生的助理、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静，代表叶先生出席了这场文化盛宴，并深情地吟诵了叶嘉莹先生的《向晚二首》。

通过《掬水月在手》，叶嘉莹的往事被更多人了解，无数观众被打动。导演陈传兴形容叶嘉莹现在的生活“简单到难以想象”。2018年，她捐赠全部财产3500多万元给南开大学，设置“迦陵基金”，助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而她生前始终就住在南开的教职员宿舍里，两室一厅加上一个小厨房，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。

美是永恒

十年前叶嘉莹曾这样感慨：“我现在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，大家都说你可以不要讲了，但是我要讲，为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我知道的东西，在我能够把它传述下去的时候，我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管是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，还是对古代的诗人，都是一种亏欠。我知道的，我能做但没有做，我对年轻人也是一种亏欠。”

今年7月过百岁寿辰时她还是说：“我平生喜欢古典诗词，这与我天生性情相近。我就像一个‘蚕’，不向人间怨不平，相期浴火凤凰生。”

因为传承的责任在身，她始终步履不停。2024年，叶嘉莹先生迎来期颐大寿，她携弟子陆有富耗时三年打造的《一蓑烟雨任平生：苏轼词》出版。这本书以学界公认的龙校本为底本，收录苏轼核心词作202首，除题解、注释、人物小传外，最特别之处是叶先生撰写的近三万字导读，娓娓道来苏轼词作背后的魅力，交织出中国文人独特的生命情调。

书中，叶先生从具体的诗词，剖析苏轼写词的“成长之路”，在解析《定风波》一篇时，她这样说——在苏轼贬官黄州以后，达到了他自己词作的质量的高峰。而在此高峰中，有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，那就是苏轼已经能够极自然地用小词抒写襟抱，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禀有的两种不同的特质——用世

之志意与旷观之襟怀，做了非常圆满的结合融汇的表现。即如其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之一首《定风波》词、“照野弥弥浅浪”之一首《西江月》词、“大江东去”之一首《念奴娇》词、“夜饮东坡醒复醉”之一首《临江仙》词，以至将要离黄移汝时，他所写的“归去来兮”之一首《满庭芳》词，便都可以说是表现了此种独特之意境的代表作品。

读者们会下意识地把他们二人的命运“共情”起来。苏轼的一生多遭贬谪，一生坎坷，却豪放旷达。而叶嘉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与不幸，青年丧母，颠沛流离，中年丧女，婚姻不幸，却始终“掬水月在手”，实现了诗学探索和人生修行的交融。

“我亲身体会到了古典诗词里面美好、高洁的世界。我希望为年轻人打开一扇门，让大家走进来，把不懂诗的人引进到里面来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只有内在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美，才是永恒的。”这是叶嘉莹先生写在《一蓑烟雨任平生：苏轼词》的扉页上送给读者的话。

《一蓑烟雨任平生：苏轼词》，这是叶先生写给世间的最后一本书。一蓑烟雨任平生，这又何尝不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注解？

先生千古，诗心永存。



扫码看视频

南京情缘

很多人不知道，青年时代的叶嘉莹在南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。

那是1948年，叶嘉莹24岁，她从北平跟随丈夫赵钟荪南下，来到南京。

叶嘉莹在南京私立圣三中学教书，住在绒庄街，平日也会去看望住在上海的父亲。

她走过了秦淮河畔，探寻了夫子庙……在其散曲《越调·斗鹤鹑》中，记录了她在南京这半年的生活和漂泊的心境。

“我家住在绒庄街，巷口有小桥横。点着盏洋油灯。强说是夜窗明。这几日黄梅雨晴。衣履上新霉绿生。清晓醒来时也没有卖花声。则听见刷啦啦马桶齐鸣。近黄昏有卖江米酒的用小碗儿分盛。炙糕摆在门前将人立等。我买油酱则转过左边到南捕厅。”

半年后，随着时局变动，叶嘉莹与赵钟荪再次南迁，离了大陆，去了台湾。叶嘉莹没想到，自己在台湾，一待就是十几年。

叶嘉莹先后在台大、淡江大学、辅仁大学任教，白先勇就是她的学生。白先勇说：“叶先生在古典诗词上的学问就不用说了，我觉得，叶先生讲课有一种魅力，她一口北京话，纯正而富有教养，念诗的声音很迷人。”

1966年，叶嘉莹被台大推荐，去往哈佛讲学，后来U.B.C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）给了她一份终身聘书，从此她与家人就定居在了温哥华。

一蓑烟雨任平生 送别叶嘉莹先生

▶叶嘉莹著《一蓑烟雨任平生：苏轼词》 图据台海出版社

